满山风雨落桐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项德林

故乡漫山 遍野遍植油桐树,我 们称"桐子树"。桐子树 树枝遒劲,树叶阔大,亭 亭如盖,浓荫匝地。恰 如白居易在《答桐花》 中所写"山木多蓊郁,兹 桐独亭亭"。据《万县 志》记载,全县在20世纪50年

代有桐树5亿多株,到80年代还有3600 多万株。 那时,桐子树下常聚集着赶集的、

 或枝头,也未曾见谁压断树枝摔下来 过。由此可见桐子树的壮实,犹如乡 间男人硬朗如山的身板。

暮春时节桐子树开花,一根枝条开几朵,甚至十几朵。一朵朵聚成一簇簇,一簇簇聚成一片片,将整个山坡都染成了白色,有些晃眼。又有红色花蕊点缀在花瓣之中,站远一点望去,白瓣绛蕊如云霞,整个山坡便生动起来。

"穷人莫听富人哄,桐子开花就播种。"这是在乡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,也是春播的信号。布谷鸟叫起来了,像是为桐子花盛开准备的开场音乐。布谷叫,桐花开,乡亲们开始春耕春播,育秧苗、犁水田、翻旱地、间薯藤、锄杂草……这塝田里几个人,那块地里几个人,三三两两精心侍候自家那一亩三分田地,近旁洁白的桐花成了最美的春耕春播布景。

宋人林表民有诗云:"客里不知春去尽,满山风雨落桐花。"过不了多久,几场强劲风雨过后,桐花撒落一地,像下了一层薄薄的雪。那些白色花瓣铺满地,让人不忍踩上去,任其零落成泥。小小的桐子冒出

来,像一枚枚嫩绿的青涩果子。没过多久,小孩拳头大小的青色桐子缀满枝头,在阳光下泛起油亮的光泽。不远处被乡亲们翻犁、耙平、蓄水后的秧田层层叠叠波光粼粼。育秧田里细小的秧苗快速分蘖,长成了一尺多高密匝紧实的大秧篼。大秧移栽要看天气,谷雨前后因雨水充沛,移栽后的大秧易于成活。这时集体的作用便显现出来,三家一群,五家一伙,大家互相帮忙插秧。秧田里顿时热闹起来,这塝田里的吆喝几句栽秧歌,那塝田里的跟着应和。晚上不分你家我家,聚在院坝里喝栽秧酒,大家猜拳行令拼酒,喧闹折腾到月上中天。种下了一年的希望,人也跟着松弛下来……

桐子几乎是和水稻一起成熟的,金黄的稻穗铺满梯田,桐子的青皮也渐渐成了深褐色。大人们在田里挥汗如雨割稻,小伙伴们则挎上竹篮满山满坡收桐子,有蹿上树梢直接摘的,也有拿着长竹竿敲的,噼里啪啦掉落一地。

一颗桐子一块宝,桐子榨出来的桐油用途广泛,既有日常习见的燃料、漆

物产量。其实,桐子树最令我喜爱的不是桐子可以卖钱,而是奶奶用绿油油的桐叶裹着嫩玉米面蒸的桐叶粑。嫩玉米的甜糯融合桐叶的清香,成了我儿时的至爱吃食。

如今,远去故乡数百里,又到满山风雨落桐花的季节,不见桐树桐花和桐子,但童子往事依稀,也自叹唏嘘,梦里桐花零落成淡淡的乡愁。

青石上的时光简史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光毅

潮汕之行,最能记住的当数潮州牌坊街。 站在太平路与东门街交会处,暮色中的牌坊群如同竖立的历史书简。晚风掠 过石柱间篆刻的纹样,仿佛翻动着一部用 青石写就的编年史。总长1948米的潮州 牌坊街,其中太平路1742米,东门街206 米,青石板路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,22 座牌坊次第展开,像一组凝固的时光密 码,等待有心的旅人前来破译。

这些牌坊别具一格,每一个都有独特的故事。有的牌坊石柱上刻着巧妙的对联,让人品味着其中的哲理;有的牌坊石柱上雕刻着繁复的花纹,展示了潮州石雕的卓越工艺;还有的牌坊雕刻了潮州的历史名人,让人对潮州的历史更加了解。走进牌坊街,仿佛走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状元坊,纪念的是明朝嘉靖十一年的文科状元林大钦。林大钦天资聪慧,才华横溢,21岁中状元,是潮州人的骄傲。状元坊与其他牌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,它中间有一个横梁,长约9米,重达16吨,从头到尾一条过,比喻状元是国之栋梁。在此拍照留念的游客,都有一个讲究,得双手举起,刚好举到这个横梁上面,寓意国之栋梁。虽说游客的摆拍有些夸张,但他们的指尖与横梁在虚空相接的刹那,我忽然懂得了"国之栋梁"四个字的分量——不只是少年得志的传奇,更是一个边陲小城对文明的虔诚仰望。

转过街角,秋台坊的剪影浸在渐浓的夜色里。秋台坊,是为宋代礼部尚书王大宝而建的。想起他800年前的抗金主张和朝堂上力排众议的孤勇,仰慕的目光落在理学家朱熹称"其人刚正,忠实有余"的赞誉里,也是心生敬重的。王大宝一生坚持抗金主张,反对议和,声名留世,名人《宋史》。

十相留声坊,是阵势浩荡的牌坊,专为唐代宰相常衮、杨嗣复、李德裕、李宗闵,宋代宰相陈尧佐、赵鼎、吴潜、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和唐代潮州刺史韩愈所建。唐宋这十位宰相先后或来潮州任职,或征战来潮州,或以忠义励人。而韩愈于唐元和十四年(819年)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,"到官才八月,于今香火遍瀛州",赢得潮州江山皆姓韩。忽然惊觉,那些南来的贬谪文人,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"状元"? 他们把中原文明的星火播撒在这"海滨邹鲁",让潮音雅韵里始终回荡着华夏正声。

七俊坊,是为明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甲辰科潮州府同榜进士林光祖、章熙、黄国卿、郭维藩、陈昌言、苏志仁、成子学而建的。林光祖、章熙、郭维藩、苏志仁、成子学,海阳人,黄国卿、陈昌言,揭阳人,被后世称为"明代潮州前七贤"。暮色里七俊坊的暗影中飘来牛肉丸的香气,那捶打牛肉的节奏里我听出了藏着明嘉靖二十三年的平仄。七位进士的功名早已化作坊额上的刻痕,但黄国卿后人调制的沙茶酱,仍在延续着某种文化基因。

当月色漫过"盛世元凯坊"的飞檐,牌坊街显露出另一种面容。昼间庄严的仪仗,此刻成了投射在地上的水墨长卷。骑楼下打铜器的叮当声,混着远处传来的潮州筝曲,让凝固的石碑忽然有了流动的韵律。忽然明白这些牌坊为何能穿越兵燹与动荡——当功业化为尘土,唯有文明对自身的记忆与敬重,能在青石上刻下不朽的年轮。

漫步牌坊街,就觉得22座牌坊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路标,更是活着的精神图谱。那些在状元坊下拍照的学子,在七俊坊前捶打牛肉的青年,都是这部青石史册的续写者。潮州的魔力,或许正在于它能让千年前的月光依然照耀今天的街市,能让每一次对历史的触摸,都成为通向未来的渡口。

药王茶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明芳

每当想起阴条岭,心中都会泛起恬静的涟漪。它深藏云雾,拥有重庆之巅2796.8米的高度,留存冰川遗痕与原始森林交织的古迹,紧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门,凝成一道与世隔绝的天然屏障。

6月,从高高的山顶悄然潜入梦境的,多半是药王茶奇异的清芬。阴条岭特有的这种以药命名的非茶之茶,蛰伏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秘境静修,与山峦共呼吸,与岁月同枯荣,山下人却浑然不识。几年前偶然得干茶,不过几枝棕褐枝干、细叶如浓缩蔷薇、点缀白色碎花,比起文王一支笔、头顶一颗珠、江边一碗水、七叶一枝花这些大名鼎鼎的仙药奇草,不但其貌不扬,更是名不见经传。但赠与者反复叮嘱一定要用文火慢煨,静坐闻香,其妙更胜啜饮。真有那么好?

大约秋天吧,多年漂在外乡的亲人回来,这几枝用牛皮纸信封存放的茶被请出来。取老水井的水,置玻璃水壶中以果茶模式煮着,水温达到40℃的样子,忽然一股甘甜之味扑鼻而来。我们不约而同地停顿一会儿,脑壳如断了电,忘了刚刚聊到哪里,哎呀,这种香味当真前所未闻。接下去我们愉悦地回想春天高山上雪化了,对淙淙细流无声欢呼的苔藓;回想放学回家在人稀车少的公路边打鼾造梦;回想谁家来了漂亮姑娘、英俊小伙,装着有事扎堆打望的事情。琥珀色的汤水在壶中翻卷,生活的重轭仿佛悄然卸下,只余水上烟波般散漫的轻雾。

第一口温茶入口入喉,宛若被山风温柔轻吻。话题自然转向药王茶和阴条岭大官山。阴条岭到底珍藏着多少宝贝?药王茶长什么样子?是什么样的环境涵养出如此奇异的香气?品完最后一道茶,通体毛孔打开,微微出汗,手轻脚快,肋下生风。分别时,亲人索要几枝茶带往谋生处。我猛然明白,如果在赠与者的心中,但凡轻了些许分量,怎舍得以此珍藏相赠,而自己却因无知无趣差点儿白白浪费、茫然轻掷这份情义与信任。赶忙补

上真诚的谢意,她淡淡回应,就知道时候到了,你自会懂它看重它的。

被药王茶滋养了这么多年,却从 没见上一面。于是热切求索于网络、 药典、传说,以及大官山林场的守护 者们的口述。不学不知道,一学吓一 跳。其实药王茶并非寂寂无闻,其学 名白毛银露梅,是蔷薇科植物,《本草 纲目》等古籍早有记载,被称为"孙思 邈保健茶""长生茶""药王养生茶", 能清热解毒、健胃消食、抗氧化、调节 三高。而且它兼有几分文骨,江湖一 直流传多种版本的传说,最有名的一 种是关于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 的:说他在秦岭太白山采药时,发现 当地百姓身强体健、普遍高寿,询知 有六月间采撷熬煮饮用的习惯,后将 其纳入养生方剂。阴条岭在神农架 余脉,药王茶长此生息。

百闻不如一见,趁还爬得了山,要 是用脚步丈量原始次生林、天然草场, 巫盐运往湖北房县、保康县的古盐大 道,亲手采摘一回药王茶将是什么样 的体验呢。

经实验区大官山进入阴条岭,官山林场负责人言辞委婉,"此茶对海拔、空气、水土极为苛刻,生于人迹罕至之地,山里壮劳力穿林越山披荆斩棘,采撷千辛万苦。更要紧的是,巫溪将其列为稀有食药同源物种,两年前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封育措施,正尝试梯度移植试验,希望人工繁育研究方向破题并助力回归山野,大家还是'相见不如怀念',请耐心等待,有一天,它们会揭下神秘珍稀的面纱,下山惠泽寻常人家。"

隐于深山的瑰宝,已被悄然移至 高山村民的屋畔。大官山林场更贴心 地建立育苗大棚,如同为游子们备下 纯净、美好的清凉新家。愿它们在此, 高谈阔论,自由舒展,像意气风发的中 国少年,一路高歌,勇往直前。

